

第十六回 陳素娥雪洞藏洪

〔先聲新水令〕調

詞曰：

畫眉喜得風流婿，感慈雲把人私庇。雪洞本無梯，何處去，真令我，心中多詫異。

素娥說：“母親，昨日簡慢洪郎與童相公，明日辦豐盛酒席請他。”陳奶奶說：“有理。來日我去約定日期，回來辦席罷。”

且說洪昆陪著童昆來到草庵，書童服侍晚飯已畢，各人安息。次日，童昆說：“仁兄姻事已定，小弟放心負笈遠游。門閭倚望，今日要告別了。”洪昆說：“落難同情，何堪又別。無奈尊恩公在府盼望，不敢久留。書童辦早膳伺候。”書童說：“青〔現〕成。”兩人吃了早飯，收拾起行。

贊曰：

異姓如兄弟，他鄉共腹心。

驪歌從此唱，雙鯉盼芳音。

那十里長亭之上，才子英雄臨歧握別。兩人心事不敢明言，一種纏綿不忍捨之意，比尋常人送別越發可憐。童昆已去，洪昆站在亭子外，直望不見童昆時候，方纔回到茅庵。去後追思，自然更多嗟嘆了。

話說陳奶奶次日親到茅庵，看見洪昆說：“賢婿，特來奉請，童相公呢？”洪昆說：“回去了。”陳奶奶說：“好不湊巧。就請賢婿罷。將應用書文、細軟物件，著書童挑好。鎖上庵門，到舍下多住幾日。”

陳奶奶與洪相公同行，書童挑著包袱隨後，不多時到了門首，陳奶奶說：“賢婿請。”洪昆說：“不敢。岳母大人請。”兩人走進中堂，分賓主禮坐定。書童請了陳奶奶安，獻茶。陳保元與素娥亦出來奉陪。素娥與洪昆談古論今，彼此愛慕，各遂了才子佳人願。陳奶奶收拾靜室與洪昆讀書。到晚間用了夜飯，就在書齋歇宿不提。

且說棗核釘胡彪前日被打回來，不忘此恨，一癩一跛來到趙家，說：“大爺吃虧了。晚生定要雪恥。我昨日著人四處訪問，洪昆是個何人。訪了一日，訪同確信，他就住在本城東門外茅庵裏。我想這小雜種十分利害，家丁皆不是他對手。打是打不過他。我想出一個妙計，毫不費力，就可以頃刻送他的命，大爺今日晚上差心腹家丁出城，躲在茅庵左近。等到三更時候，放一把無情火，燒得洪昆焚骨揚灰，連尸首都留，豈不快哉。”棗核釘用此毒計，燒不到洪昆，倒把他自己後來結果的樣子預先說出了。

趙懌思說：“老彪好毒計，好妙計！不要說人不知，連鬼都不覺。就差趙雄去。”棗核釘吩咐趙雄如此如此，趙雄領差而去。到了三更放起火來，茅庵一烘而盡。

趙雄次日回復趙懌思。棗核釘說：“洪昆武藝雖好，怎禁得我火星菩薩一跳？不是我胡彪誇嘴，報效大爺的才情，也算得個妙手。”正說之間來了一個家人說：“小的午前在西湖邊過陳家門首，聽得旁人說：‘前日那位洪相公救了素娥娘子，今日陳奶奶辦了酒席請來酬謝。這是該得的。’又聽得素娥娘子就許配了洪相公。”

棗核釘聽此言說：“那裏又有個洪昆？除是洪昆會顯魂了。休得亂話！”家人說：“是真的。如不信，胡相公自去看來。”棗核釘說：“我就去看。”

僱轎抬到陳家，躲在籬落之外竊聽，知道洪昆未曾燒死，住在陳家。棗核釘大怒，即刻抬轉趙家，見趙懌思說：“事更可恨！洪昆不但不曾燒死，那素娥並許配了這小雜種。現在陳家吃酒。我們多帶百十名打手，方能打得過他。將他打死，搶了素娥，方泄心中之恨。即刻就行。”趙懌思說：“我這臉上打得青腫難看，怎好出門？”棗核釘說：“今日打復仗，勝他就是臉面了。”趙懌思依了，跟棗核釘在前面行，後面隨帶百十名打手。

離陳家兩箭多路，陳奶奶已聽得喧嚷之聲，慌忙出門一看認得棗核釘，轉身關好門說：“賢婿不好了，前日那搶女兒的對頭又來了！來人甚多。童相公又不在此，這朝怎麼好？”洪昆與素娥嚇得失色，素娥說：“母親，那班豺虎之僕遇見洪郎怎肯甘心？要藏起來纔好。”陳奶奶說：“請到後樓上，躲在雪洞裏，或者穩便亦未可知。”素娥同上樓，將洪昆藏在洞裏推上窗板。

外面棗核釘已到，敲門甚急。陳奶奶故意問道：“甚麼人？”棗核釘答：“是趙大人公子來會洪昆的。”陳奶奶說：“那個洪昆？”棗核釘說：“不必裝腔。打開門來搜他。我棗核釘務要拔去眼中釘。眾打手們一齊動手！”棗核釘雖說硬話，前日被打怕了，心中還是發抖，腳朝前面走，頭向後面望，說：“打手快來同搜！”

陳奶奶戰戰兢兢說：“搜不出來怎樣？”棗核釘說：“他還硬嘴。就先打這老婆子。”趙懌思說：“打他無益。我且搜人。”胡彪走到廚房，看見酒餚齊備，向陳奶奶說：“洪昆不在你家，這酒席是辦了趙公子吃的了。家丁捧出來，我陪大爺受用。你們去搜人。馬桶都要搜搜，搜得了領賞吃剩餚。”趙懌思狼吞虎咽，棗核釘搥拖帶叉。陳奶奶看見這樣光景，又氣又怕。

一會兒，那些家丁回稟：“搜不到。”棗核釘說：“你們沒用，沒得二水吃。等我來搜。教打手站在門外伺候，不可遠離。裏面搜出就進來幫打。大爺，後面還有樓。我們一直搜進去。”

到了樓下，趙懌思嘴疼，捧著嘴上樓。棗核釘腿疼，摩著腿上樓。陳奶奶隨後也就上了樓。素娥在樓上哭道：“這是那裏說起，何處有人？”棗核釘在樓上各處搜了一頓，又歇了一刻，棗核釘說：“家丁掌燈來，洪昆有了。”趙懌思問：“在那裏？”棗核釘說：“在這雪洞裏。家丁們一齊動手，推開板來，拈穩豆子。”

陳奶奶一嚇，跌倒在樓板上，素娥號啕痛哭。洪昆聽了，不顧性命，在雪洞裏翻身向外一滾，跌下去了。

家丁推開窗板，不見洪昆。這班惡人都覺掃興。趙懌思說：“就把素娥搶回。”棗核釘說：“大爺不可。這洪家小雜種必然躲在左近，我們搶了素娥，他定然拚命打來。我前被他一腳踩住，幾乎送命。帶來的人不是他對手。不如寬一天候他罷。”頃刻趙家人都散了。

陳保元叫書童關好了門，趕到樓上說：“母親，洪姐夫到那裏去了？”此時陳奶奶與素娥哭說道：“明明躲在雪洞，不知何故不見。想必滾下去了。”欲要到雪洞外一望，已到一更時候。三月初五日新月落盡，夜色昏昏。陳奶奶說：“此時無處尋，明日再月覓蹤。”

